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八十二回 行酒令書句飛雙聲 辯古文字音訛疊韻

話說眾才女歸席飲酒，談起所和上官昭儀之詩，某首做的精，某句做的妙，議論紛紛。蘭芝道：「諸位姊姊且莫談詩，妹子有一言奉陳：今日奉屈過來，雖是便飯，必須盡歡暢飲，才覺有趣。拜懇諸位姊姊行一酒令，或將昨日未完之令接著頑頑，借此既可多飲幾杯，彼此也不致冷淡。」史幽探道：「昨日之令，又公又普，又不費心，是最妙的。無如方才起令，就生出和韻岔頭。今日寧可閑談，斷不可又接前令，設或再有岔頭，豈不更覺掃興？」哀萃芳道：「酒令雖多，但要百人全能行到，又不太促，又不過繁，何能如此湊巧？據妹子愚見，與其勉強行那俗令，倒不如就借評論詩句，說說閑話，未嘗不能下酒。」紫芝道：「妹子今日叨在主人之列，意欲拋磚引玉，出個酒令。如大家務要清談，也不敢勉強。」師蘭言道：「主人既有現成之令，無有不遵的。是何酒令？請道其詳。」

紫芝吩咐丫鬟把籤筒送交蘭言道：「此筒之內，共牙籤一百枝，就從姊姊掣起，隨便挨次掣去，待所剩末尾一籤給我，以免猜疑。掣過，妹子自有道理。」蘭言點頭。大家掣畢，看了並無一字；只見若花拿著牙籤，只管細看。紫芝隔席叫道：「若花姊姊可看明白了？請宣令罷。」眾人聽了，都不解何意。春輝道：「若花姊姊何不念給我們聽聽呢？」

若花道：「他這籤上寫的是：『奉求姊姊出一酒令，普席無論賓主，各飲兩杯。』」旁邊又贅幾個小字，寫著：『此籤倘我自己掣了，即求自己出令，所謂求人不如求己，普席也飲雙杯。』若照此籤看來，這令自然要我出了，豈非是個難題麼。」蘭臣道：「今日這籤所投得人，一定該有好令，以補昨日未盡之興。姊姊只管慢慢細想，我們且飲兩杯，再候出令。」

大家飲畢，若花道：「我雖想出『雙聲、疊韻』一令，但恐過於冷淡，必須大家公同斟酌，可行則行，如不可行，容妹子另想別令。」春輝道：「聞得時下文人墨士最尚雙聲、疊韻之戲，以兩字同歸一母，謂之雙聲，如『煙雲』、『游雲』之類；兩字同歸一韻，謂之疊韻，如『東風』、『融風』之類。姊姊可是此意？但怎樣行法？還要宣明才好。」若花道：「此令並無深微奧妙，只消牙籤四五枝，每枝寫上天文、地理、鳥獸、蟲魚、果木、花卉之類，旁邊俱注兩個小字，或雙聲，或疊韻。假如掣得天文雙聲，就在天文內說一雙聲；如係天文疊韻，就在天文內說一疊韻。說過之後，也照昨日再說一句經史子集之類，即用本字飛鶻；或飛上一字，或飛下一字，悉聽其便。以字之落處，飲酒接令；挨次輪轉，通席都可行到。不知可合諸位之意？」眾人道：「此令前人從未行過，不但新奇，並且又公又普，毫無偏枯，就是此令甚好。」若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將剛才所用牙籤寫一令籤，每人各掣一枝，掣著令籤之家，飲懷令酒，就從本人起令。」

紫芝把令籤寫了，挨次掣去，卻被國瑞掣著。若花寫了名目，放入筒內，道：「此籤共二餘門，每門兩枝。這是妹子創始，其中設有不妥，或增或減，臨時再為斟酌。」

蘭芝說：「此令固妙，但內中怎樣可以多銷幾杯，還求姊姊設法代為生發生發，才覺熱鬧。」若花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添個銷酒之法，此後凡流觴所飛之句，也要一個雙聲或一個疊韻，錯者罰一杯另說。如有兩個雙聲或兩個疊韻，抑或雙聲而兼疊韻，接令之家，或說一笑話，或行一酒令，或唱一小曲，均無不可，普席各飲一杯。如再多者，普席雙杯。至於所飛之書以及古人名，俱用隋朝以前；誤用本朝者，罰一杯。其書名一切仍是本人自報，省得臨時又費扳談。掣籤之後，宣過題目，即將原籤交給下家歸筒，以杜取巧之弊，丫鬟接了，送交接令之家。如將原題記錯，罰一杯另說。不准旁人露意，違者罰巨觥。凡接令之家，俱架一籌，以便輪轉易於區別。所有酒之分數，昨日已有舊例，無須再判。但昨日並無監令，今日妹子意欲添兩位監令；人數既多，並又難的寫遠，必須再添兩位監酒，庶不致錯誤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更妙。就請姊姊預先派定，方無推諉。」若花道：「即承大家見委，妹子斗膽，就煩春輝、題花二位姊姊監令，寶雲、蘭芝二位姊姊監酒。都請各飲令酒一杯，妹子也奉陪一杯。」

國瑞把酒飲了，接過籤筒，搖了兩搖。道：「妹子有僭了。」掣了一籤，高聲念道：「花卉雙聲。」玉芝道：「昨日題花姊姊起令，是『舉欣欣然有喜色』，暗寓眾人歡悅之意；今日姊姊是何用意呢？」瑞徵道：「我想五福壽為先，任憑怎樣吉例，總莫若多壽最妙，先把這個做了開場，自然無往不利了。適才想了『長春』二字，意欲飛一句《列子》，不知可好。說來請教：長春《列子》荆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為春。『冥靈』疊韻，敬瑞春姊姊一杯。」

柳瑞春掣了一籤，是古人名疊韻。紫芝道：「這是今日令中第一個古人，必須出類拔萃，與眾不同，才覺有趣。」瑞春道：「姊姊要出類拔萃的，我想自古帝王名諱，那是不敢亂用；至於大聖大賢名諱，也不敢行之酒令。除此之外，那個出類拔萃呢？」春輝道：「我也吃個令杯：今日我們所說一百個，必須前後接連不斷，就如一線穿成，方覺緊湊。即如瑞徵姊姊才說了『長春』二字，瑞春姊姊所說古人名要與上文『長春』二字或成雙聲，或成疊韻，方准令歸下手，下面接令之家，也照前例緊承上文，錯者罰一杯。」眾人都道：「甚好。」瑞春道：「我看你們出這許多花樣，只怕把令行完，還要多多吃些天王補心丹哩。好在我已想了一個古人，是最能孝母的，俗語說的『百行孝為先』，大約也可做得令中第一位領袖。待妹子說來求教：王祥《張河間集》備致嘉祥。『備致』疊韻，敬祥莫姊姊一杯。」師蘭言聽了點頭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最要緊的莫過『忠孝節義』四字，今瑞春姊姊於遊戲之中，卻請出一位孝子，為令中第一位領袖，令人肅然起敬。況他當日為徐州別駕時，民間歌頌，都稱他『溫如玉，冷如冰』，後來得列名宦。如此之人，我們都該恭恭敬敬立飲一杯，才不失為欽仰之意。」眾人道：「此話極是。」於是都立飲一杯。

呂祥莫掣了一籤，仍是古人名疊韻，紫芝道：「姊姊這個古人必須與第一位相配才好哩。」祥莫道：「當日韋彪言：『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』上首既有孝子，此時必須請出一位忠臣，方覺連貫。但要『七陽』之韻始與上文相連，何能如此之巧。」飲畢令杯道：「有了：張良屈原《九歌》吉日兮良辰。『吉日』疊韻，敬良箴姊姊一杯。」蘭芝道：「按《史記》：張良五世相韓；及韓亡，他欲為韓報仇，曾以鐵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，誤中副車。其仇雖未能報，但如此孤忠，也可與王祥苦孝相匹。諸位姊姊似乎也該飲一杯了。」蘭言道：「張良於韓國已亡之後，猶且丹心耿耿，志在報仇，彼時雖未遇害，但他一片不忘君恩之心，也就是奮不顧身。如此忠良，自應也照前例為是。」於是都立飲一杯。

宋良箴掣了一籤，是列女名雙聲。小春道：「這是點到我們眾人本題了，或好或醜，全仗姊姊飛的這句，不可弄出一群夜叉才好哩。」良箴道：「妹妹如吃一杯，我就飛個絕好句子。」小春把酒飲了。良箴道：「姬姜《鮑參軍集》東都妙姬，南國麗人。『東都』雙聲，敬麗輝姊姊一杯。」小春道：「請教令官：諸如『東都妙姬，南國麗人』之類，還是飛一句好呢，兩句好呢？」若花道：「若按正理，自應飛一句為是。但眼前常見之書則可，若非常見之書，必須多贅一句，才能明白。與其令人時刻請教上下文，何不隨咀多帶幾字，豈不省了許多唇舌。」

蘭芝道：「請教姊姊：即如上手用過之書，下手可准再用？」若花道：「主人之意若何？」蘭芝道：「據妹子愚見：凡上家用過之書，一概不准再用，誤用的罰兩杯另飛。況花木、鳥獸、蟲魚等類，惟《詩經》、《爾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釋名》最多，若都用此書，不但毫無趣味，並且這幾部書句子最短，大約至多不過四五字，何能有兩個雙聲疊韻。姊姊替我所定銷酒之法，豈非有名無實麼？」花再芳道：「若據主人所言，我們百人自然要百部書了。不瞞姊姊說：妹子腹中除了幾部經書並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及幾部眼面前子書，還有幾部文集，共總湊起來，不滿三三種。你要一百部，豈非苦人所難麼？」蘭蘭道：「妹子腹中連二種還不足。」

畢全貞道：「妹子不但並未讀過百部，若認真看過百部，我也賭個誓。但書多寡不等，如《左傳》、《禮記》每部有一二萬言之多；如今連多帶少，每部只算類如《毛詩》一部，一年如能讀得五部《毛詩》，也算極等聰明。若細細核算，這一百部書也須二三年方能讀完。妹子今年十六歲，即使過了三朝就去讀書，還得再讀四年，大約過了二十歲就好奉陪行此酒令了。」蘭芝道：「妹

子恐大家都飛一樣書未免無趣，妄發此論，取其多飛幾種書，既可多銷幾杯酒，又覺好看。今三位姊姊既不同意，何敢勉強。」

紫芝道：「你們三位可曉得這個才女的『才』字怎講？若一百人連百部書也湊不起來，那還稱得甚麼才女！此時若不定了規例，設或所飛都在□數種書上，日後傳揚出去，豈不是個笑話麼！況且各人所讀之書不同，別人又焉能把你所讀之書恰恰都飛去呢？」再芳道：「姊姊不知：此中有五件難處。」紫芝道：「為何有五件難處？」

再芳道：「即如所報花鳥等名，要他生成雙聲疊韻，這是第一難，不必說了。並且所飛之句，又要從那花鳥等名之內飛出一字，豈非第二難麼？而所報花鳥等名，又要緊承上文，或歸一母，或在一韻，豈非第三難麼？這些雖難，還可勉強敷衍，就只最難招架的，所飛句內要有雙聲疊韻。你想，古人書上那裡能象《詩經》巧巧都有『窈窕、輾轉、參差、優游』之類？句內若無此等字面，隨你想出一萬句也不中用。再要加上百部書，豈不難而又難麼？」蘭言道：「妹子有個調停之法：此令主人既已定了，以後如有誤用前書的，外罰兩杯，即算交卷，不必另飛，何如？」眾人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

小春道：「既如此，必須一一登記才能了然。這個差使教誰辦呢？」紫芝道：「寶雲姊姊的丫鬟玉兒，寫的也好，記性也好，教他寫罷。」蘭芝把前面幾句寫了，交給玉兒，就在席旁茶几設了筆硯。小春道：「你姓甚麼？今年□幾歲？」玉兒道：「我姓王，□三歲了。」小春道：「寶雲姊姊替丫鬟起名字也這樣儉省。」寶雲道：「為何儉省？」小春道：「你把他的姓上只添了小小一點就算名字，還不省麼？」

麗輝道：「我才掣了鳥名雙聲交卷了：鴛鴦師曠《禽經》鴛鴦元鳥愛其類。本題雙聲，敬芳芝姊姊一杯。」

孟芳芝掣了天文疊韻。若花道：「這個題目甚寬。據我愚見：不但『天田、常陳』這些星名不可用，就是『東風、夜月』那些浮泛的也都避了，才不過泛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此話甚是。若用浮泛的，莫講別的，單風月兩門，就要寫一大篇了。」芳芝飲了令杯道：「月窟《淮南子》是以月虛而魚腦減。『是以』疊韻，『以月』雙聲，敬玉英姊姊一杯，普席各飲一杯。」若花道：「此令輪到主人，普席自然要發利市了。」

董青鈿道：「此句如果說的不錯，不但我們都有酒，並且玉英姊姊還要說笑話。但細細推求：『是』係去聲，『以』係上聲。只怕芳芝姊姊說錯，要罰一杯哩。」春輝笑道：「多時未見妹妹說話，此刻才開口就有酒吃，倒也有趣。你說『是以』二字上去不分，固然講的不差；無如沈約韻書『是』字歸在『四紙』，恰恰是個疊韻。若以今時語言而論，似乎上去不分；若照前人韻書，芳芝姊姊倒像說的不錯。只好奉屈妹妹飲了罰酒，再看韻書。」青鈿道：「妹子如果錯罰，自然該吃罰酒。但這『是』字要讀成『使』字，將來都不叫『是非』，只好叫作『使非』了。安有此理！」紫芝道：「我勸大家行令罷，莫說濛話了。」青鈿道：「這個『濛』字又是何意？」紫芝道：「古人讀『夢』為『濛』，我勸你們『莫說濛話』，就是『莫說夢話』。」小春道：「凡說話全要直截了當，霜霜快快，諸位姊姊所說之話，只圖講究古音，總是轉彎磨角，令人茫然費解，何妨霜霜快快的說哩。」錦雲笑道：「小春姊姊把『爽爽快快』讀做『霜霜快快』，把『轉彎磨角』讀成『轉彎磨祿』，滿口都是古音，他還說人講究古音。據我愚見：大家說的使古音也罷，不使古音也罷，且把『使』字查明再講。」婉如道：「這是西方老先生到了。」青鈿道：「即知錦雲姊姊所說『使古音也罷，不使古音也罷』，他把『是』字忽然改做『使』字，請教諸位姊姊：若非預先講論『是』字，誰又懂他這話呢？」春輝道：「此時說也無用，少刻把書看過，自然明白。」說話間，寶雲已向丫鬟把沈約《四聲類譜》取來。

青鈿展開細細看過，只得勉強飲了罰酒道：「只顧替玉英姊姊爭論，那知倒罰一杯。只說笑話罷，不要帶累我了！」小春道：「這是今日令中第一個笑話，就如戲中的『加官』一樣。玉英姊姊先把加官跳了，我們好一齣一齣慢慢的唱。」錢玉英道：「適因『加官』二字，我倒想起一個笑話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